

突如其来，难题被摆在面前。

不知不觉间，置于桌上的咖啡不再散发香气。

手机上设定为 60 分钟的计时器数字一点一点地变动着，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通风而打开一条缝的窗户中吹来带有初夏气息的风，百叶窗帘不断摇晃着，阳光随之照射在桌上展开的习题册上，不断闪烁的样子仿佛危险信号一样。

我的备考大概就危险到了会想到这种事情的程度。

春季早已过去，气温逐渐上升，直到今天。

然而我仍未决定要上哪个补习班，还处于到处试听的阶段。我自己也知道这实在是有点晚了。

和雪之下一起去试听的返程中，也说着“这样下去是不是不太妙……”“去学习一会吧”，到咖啡厅铺开了参考书和真题集之类的东西。

我们两人一时间并无对话，埋头于学习中。

首先应该检测自己的水平，于是开始做真题集，按照日本史、国语的顺序做了大概两个小时。

题目以选择题为主，因此也没陷入苦战，答得很顺利。

主要在于选项之中一定存在正确答案。

这样一来，只要把明显的错误答案和陷阱项排除掉，自然就能找到正确答案。即使不能一眼看出正确答案，也能把范围缩小到两个选项之中，比如“到底是会合众还是年行司呢……”。

(译注：“会合众”指室町末期出现的，领导城市自治组织的富商群体；“年行司”又称“年行事”，指每年更替的城镇或工商业组织的管理者)

到这一步就得听天由命了，我不停地转动着铅笔，迅速填入答案。还有时间顺手在题目旁边备注上“这里搞混了”。

但到了突然出现的主观题部分就卡住了。

“在文章 B 的空白处 3，作者描述了自己对划线部分的事情的印象，请思考最合适的表述，在答题用纸的答题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二十字到二十五字之间。”

之前还不断书写着的笔一下子停了下来。倒也不是不知道答案，我还是挺擅长文科科目的，虽然能想着“大概是想让我这样写吧~”把握到出题的思路，但“用自己的语言”这部分就让人头疼了。

别在这种书面考试里突然弄什么“自己的语言”啊……能不能别就用只有二十字左右的东西测试别人的性格？是这几年数量剧增的有点臭显摆的那种本科风格题目啊……最近的大学有很多看名字都不知道是学啥的院系……

在自己心里抱怨过之后，我一边考虑着之后要怎么总结整理，一边为了缓解肩膀的僵硬而用力伸直了后背。

抬起头之后目光所对准的，是桌子斜对面同样在学习的雪之下。

雪之下挺直身板，一脸认真地写着真题集。这真题对我来说难度极高，但雪之下手里的自动铅笔却毫无停滞地不断书写着。

不过她似乎在哪里卡住了，停下手、皱起了眉。然后歪了一下头，像是在思考，又把自动铅笔抵在柔软的面颊上。最后终于像是得出了答案，张开嘴发出“啊”的一声，再次移动起自动铅笔。

或许对于不服输的雪之下来说，备考并不是件苦差事。那种仿佛是在略微回味解答出问题的喜悦的样子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微笑。

说起来这人还喜欢猜谜之类的东西嘛……明明是我要向别人提出问题，但雪之下擅自抢答还是正确答案，拿到八万分之后还做出胜利的振臂姿势，这种事经常有……

如果和雪之下一起看竞猜节目的话，一念完题目她应该就会告诉我答案吧……然后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应该还会一脸得意地转过头来看着我。诶诶……怎么回事……这感觉还挺好啊……

可能是因为我用手撑着头注视着她，雪之下注意到了我的视线。她把落下来的发丝拨到耳朵后面，略微歪起了头。

她并未发出声音，只是用视线询问我。

没啥，什么事都没有。

我也没说话，摆了摆头作为回答，视线又落回习题册上。视线离开之前，看到了她的嘴角绽出了笑容。

嗯，看着雪之下的时候我也没在学习，总之先把手头的真题整理好吧。

我又重新开始做刚才卡住的主观题，在笔记的空白处唰唰地写上像模像样的答案。

嗯，总结出了个还算像回事的主旨啊……那之后该怎么整理呢，我用笔咚咚地敲着笔记本，拧着脖子思考起来。

然后，有什么东西从笔记本的一角被递了过来。

拿来一看，是一张活页纸，而且还被很仔细地折叠了两三次。左上和右下部位像是书信封口一样的折痕很像女生在上课时传的小纸条。说回来这就是小纸条啊。

我瞥向坐在对面传来纸条的那位，雪之下摆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在认真地学习。

……嘛，就是普通的信吧。

我这么想着，打开折叠过的活页纸，很有雪之下风格的娟秀字迹便出现在眼前。

“结束了吗？”

我读过之后便看向雪之下，她和刚才一样，视线专注于参考书，同时在笔记本上流利地写着些什么。不过，她时不时会轻呼一口气，用手指玩弄落在肩头的头发。看她的样子应该好像也在注意我这边的反应。

看到她这样的姿态，我也没法无视。反正也没有干扰到我学习，还是快点回复吧。

“还没，你呢？”

我的字丑到完全没法与雪之下的字迹相比，写完之后我把活页纸认真折好，快速推了过去。

好了，已经回信了，学习学习……我再次开始答题没多久，很快视线的一角就出现了被送回来的活页纸。

嗯，啊，也是。毕竟我回复的是疑问句嘛……那是会收到回复的……我拿过折好的活页纸，迅速展开。

“已经打好分了，94分。”、

和刚才一样娟秀的字迹，非常让人安心的内容。不过，在右上方的文字透露出一股掩饰不住的昂扬之感，我不由得笑了出来。

我向对面看去，雪之下撩开肩上的头发，“哼哼”地摆出得意的表情。嗯——这个骄傲乃……不过，现在就能做对超过九成的真题确实是很厉害。

“真厉害。我这边还一点就结束了，稍等一会。”

我附上一句简短的称赞之后，把活页纸递回去。让她等太久无聊了也不好。我也重新开始做主观题，准备按顺序完成。

不过，活页纸又被传了过来。

“还有5分钟。”、

我瞥向手机上的计时器，显示着的时间确实正好还有五分钟。

糟了，得快点写了……我先没回复她，把活页纸郑重地递回去，迅速开始在笔记本上写答案。

然后，活页纸又来了。

“还有 4 分钟。”

“别倒计时了？咋回事，我是脚本家吗？”

我又不是在电台录音室里，这点事情用嘴说就行啊……我不假思索地在活页纸上这样写，推回去。

雪之下读过之后露出浅笑，然后开始展开活页纸叠起来的部分，准备继续写回复。

但不能再继续这样写小纸条了，我好歹也是在备考啊。好了，停停停，结束，我按住了雪之下的左手。

“啊……”

雪之下困惑地发出声音，然后嘟起嘴唇，用责备的眼神看了过来。不行、不行，就算你表情那么可爱，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

我用力地把头低下去，作出忙碌的样子。要暂时集中于眼前的真题册，集中……虽然是这么想的，但做不到吧。不可能集中的，特别在意手上传来的柔软、光滑、温热的触感……我尽力回想已经模糊的主观题的答案，用力写下去。

然后，在手机计时器响起之前，像是倒计时的钟声响起一样，铛地响起了一声。

我带着完成一项工作的情绪呼出一口气，雪之下打量着我，歪起头。

“做完了？”

“啊啊，姑且是，不过还没评分……”

“这样啊，那我等你。”

“啊啊，抱歉。”

不能让她等太久，对着答案快点弄完吧，于是我离开了一直按住的雪之下的手。

然而，想要离开的手遭遇了轻微的阻拦。我带着困惑看过去，雪之下的小拇指正像是猫爪一样轻微缠绕着我的指尖。

“那个……”

那啥，能让我抽走吗？这样我没法打开习题册了哦，嗯嗯，哎呀完全不是不愿意，反而还觉得挺好……但是，好不好啊？我把这些意思全部放进了一句“那个……”和眼神中。

然而雪之下头朝向侧面，然后只用右手打开了参考书，哗哗地翻开给我看，似乎在说“这样一只手也能做到吧”。唉呀，小雪乃手真灵巧啊~！我带着感慨看过去，结果被瞪了回来。

“快点做。”、

“啊，好……”

我效仿雪之下，用右手单手打开习题册。

能自由使用的只有右手，我们互相束缚着对方，一边翻着书页。

我在替代答题纸的笔记本上标记着○×，在错题旁边写上正确答案。因为只用一只手，所以字迹有些潦草，不过能看懂所以没什么问题。

虽然动作有些笨拙，但我还是完成了评分，我啪地合上笔记本。

“啊，也就这样吧……”

正确率大概有百分之八十，其他的就以后再说吧。我抬起头，准备跟雪之下说“抱歉，让你久等了”，但看到雪之下不知何时已经合上参考书，单手撑着脸颊，好像是在观察我埋头苦战的样子。

视线对上之后，她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辛苦了，稍微休息一会吧。”

“是啊，我去买咖啡……”

我说完变站起身，雪之下也跟着我站起来走向收银台。

我们各自点好咖啡和红茶之后，回到座席。

……说是回来，但为什么和刚才所坐的位置不一样了呢？我向侧面瞥过去，雪之下正一脸平静地喝着红茶。实在是太过自然，为什么坐到旁边了……啊我倒是无所谓啦，不如说正好。

可能是注意到了我讶异的视线，雪之下轻咳一声。

“补习班的宣传册，我姑且是拿来了……”

雪之下一边小声说着，一边展开着试听时拿到的补习班宣传册。

“这，这样……”

是啊，原来如此。一起看宣传册的话是要坐在旁边的……啊，是吗？真的吗？有必要坐在旁边一起看吗？……有的，有，有这个必要，那就没办法了。不如说这样才自然嘛，懂~！

我这么嗯嗯地点着头的时候，雪之下哗哗地翻开了宣传册。

“补习班，决定好去哪里了吗？到现在已经去看了几家……”

“啊——嗯，今天那家应该不行吧，自习室的座位很少，现在还好，之后肯定会人很多。考试就已经是抢椅子游戏了，考试之前就不想做了。”

我一脸嫌弃地说道。雪之下苦笑着点点头。

“确实是。”

“是吧？而且感觉人越多越难以集中，跟桑拿是一样的。本来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感受热气呢，跟 DQ 一样成团进来的大学生叽叽喳喳的，本来平静的内心就没法平静了。”（译注：DQ，指《勇者斗恶龙》）

我滔滔不绝地江浙，雪之下无奈地叹了口气。

“比企谷君的比喻基本上就只有桑拿、动画和拉面呢。脑袋里在做芬兰桑拿？”（译注：原文「頭、ロウリュウなの？」。指发源于芬兰的向加热的石头上泼冷水的一种桑拿方式。芬兰语 löyly。）

“能不能不要这么切中肯綮啊？一下子就泼冷水的你才更是脑袋里在做芬兰桑拿吧。……唉呀抱歉啊，总是在讲桑拿。”

“已经习惯了所以无所谓，而且，你在说这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看起来很高兴。”

雪之下这么说着，眯起眼睛，露出微笑，温柔的目光看起来非常成熟，像是美丽动人的大姐姐。

被这么盯着看的话，感觉很羞耻，有点害羞所以希望你别看啦……好——！我可要转换话题敷衍过去了！

“没，并不无聊。桑拿可是很好的哦，促进代谢而且吃饭也会变香，能疯狂提升 QOL。最近桑拿之后吃饭可是广受关注。知道‘北欧’的咖喱吗？在便利店还出了联名便当。”（译注：QOL 指 Quality of Life；‘北欧’是东京上野一家桑拿店，提供咖喱饭，711 出了与其联名的咖喱饭便当。）

我在回复时加上桑拿的话题是受到好评的。我把所想的全部说出口之后，雪之下发出“唔”的声音思索着，稍微别过头。我觉得这种认真的性格很好哦！

“北欧的咖喱……是说并非印度的辛辣系咖喱而是用褐沙司和嫩牛汤为主体做的欧洲风格的咖喱吗？”

“不是，我不是要说‘邦迪’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区别之类的事情。”（译注：这两个是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的两家咖喱店。前者招牌为欧式咖喱，后者是印度咖喱。）

“埃塞俄比亚？……非洲的，咖喱？”

这次雪之下的头歪向了另一侧，现在要是说“‘阿拉斯加’的咖喱也很好吃哦！”的话估计会让她更混乱，我就随便糊弄吧。（译注：“阿拉斯加”指日本一家连锁餐厅）

“嗯，嘛，大概是这样。”

“你是觉得说明起来很麻烦吧。”

雪之下撅起嘴，朝着我的肩膀来了下喵喵拳。

“啊疼……”

当然是不疼，只是形式上说一句，雪之下听到之后像是缓解头疼一样用手扶额，无奈地叹气。

“你喜欢咖喱啊……”

“所有人都喜欢吧。怎么，难道你不喜欢咖喱吗？”

“没深入想过咖喱有关的事情所以不知道……不过，之前和由比滨同学一起去的泰式咖喱店我大概挺喜欢的。”

“……啊啊，泰式咖喱啊”

“很微妙的反应啊”

雪之下可能是感觉到我的音调一下子降低了，讶异地问道。

“没，嗯，没，嘛那个倒也行吧……不过，我对香菜有点……”

我不情不愿地说出来之后，雪之下眨了眨眼愣住了，然后笑了出来。

“讨厌香菜吗？想不到还有这种可爱之处嘛。”

雪之下禁不住笑了出来，让我觉得有些难为情，赶紧说道。

“没有，也不是讨厌，只是，那个，吃那个的话会有些不舒服嘛。”

“果然还是讨厌嘛。”

“不是，已经不是只用讨厌就可以形容的程度了，看见就想杀死。”

“比想象的还要深刻的憎恶啊……”

虽然雪之下好像有些无语，但吃不了香菜的人确实是没办法啊……

“你吃不了香味和气味很重的东西吗？毕竟也不喜欢吃西红柿和苦瓜……啊，那茼蒿和芹菜呢？”

“那个倒不讨厌，不如说是喜欢，那个苦味还不错啊。”

茼蒿不管生吃还是涮锅味道都不错，芹菜的话配着蛋黄酱啃下去也不错，做成腌菜也可以。做成有些奇怪的芹菜拉面也挺好吃。

我这么一说，雪之下皱起眉头。

“比企谷君的喜好真复杂啊……”

“是啊，我至今也不清楚自己的喜好。”

我是甜的辣的都能吃，至于麻烦的东西沉重的东西、一般来说讨厌的东西反而会觉得“这种意义上来说很棒啊……”，我啊……

唔——地思考着的雪之下不经意间小声开口。

“问一下小町的话是不是能了解更多呢……”

“很羞耻所以千万别问哦？”

要是回家之后小町对我说“被人问了哥哥讨厌什么东西……像以前一样回答‘人类’就行吧？”的话我绝对受不了。现在的我已经很凄惨了，但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凄惨，要是现在被返还回来的话肯定会窒息。所以我现在当然是转移话题。

“话说先别管我的喜好……说回原先的话题，那个，桑拿之后的咖喱饭很好吃这件事。”

“不是没有说到原先的话题吗……应该在说补习班而不是桑拿的事情吧？你真的是在脑子里蒸芬兰桑拿啊……”

“不要把芬兰桑拿当坏话来说啊。话说你不也是吗？对猫和潘先生的话题有种特殊的粘性。”

“很正常啊，所有人都喜欢猫和潘先生吧？比企谷君也喜欢猫，对吧？是猫派吧？”

在她话语中的压迫力之下我也只能点点头。唉呀，我不光猫，狗、雪貂、兔子和狐狸也蛮喜欢的哦？人类以外的动物我基本都喜欢……但现在不是能这么说的气氛。

“嘛，是啊……话说，你的那个威压，不要这样给人施加压力啊？”

我这么说了之后，雪之下唔地一声停住了，然后轻咳一声。

“……嗯、嗯，关于兴趣喜好的事情说起来就没完了。以后就尽量互相尊重对方的喜好吧。”

“哦、哦……是啊……”

闪闪发亮的明快微笑和完美的方针确认，这糊弄事的方式真厉害啊……连我也做不到哦……我正自己感到佩服的时候，雪之下略微举起了手。

“所以，我有一个提案。”

“为啥突然说敬语了……那说来听听吧。”

我让她继续说下去，雪之下摆正身体。

“从刚才说的喜恶还有兴趣嗜好考虑，所以我觉得今后我们之间是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互相理解的。”

“嗯，对，也是啊……”

她一下子说些什么呢……我这么想着，但也附和着她。我停下来等她继续说，雪之下说着“还有……”，想着用词，随后开口。

“为了中和我和你的喜好和兴趣……去一次迪士尼乐园，怎么样。”

“哦哦，原来如……啊不是完全搞不懂，中和什么跟什么啊？”

听我这么问道，雪之下很快作出回答。

“千叶和潘先生啊。”

“也偏向潘先生那边太多了吧……话说你觉得我的兴趣是千叶吗？”

兴趣是千叶算怎么回事啊……我一脸苦涩地看过去，雪之下脸上露出调戏的笑容。

“唉呀，不是吗？明明说的时候语速总是那么快。”

“不是，千叶可不是兴趣，是生活态度啊。不要这么简单地概括。”

“是、是吗……因为你平时的言行举止所以很难判断是不是在开玩笑……”

雪之下有些退缩，不过我当然一半是在开玩笑所以希望你安心啦。也就是说有一半是认真的，不过很难判断也是没办法……

“话说迪士尼乐园不是上次远足刚去过吗，要不要去别的地方？”

我说完，雪之下苦恼地皱起眉头。

“下次连休开始有潘先生的角色活动，我认为应该会变成固定活动，但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所以想趁现在去。增加首周的观众人数也是对潘先生的一种支持……”

潘先生的真爱粉在用很快的语速说着什么，已经不是普通的粉丝活动了，已经在关心起市场收入方面的东西，相当恐怖。难道她是为了喜欢的明星会花很多钱的那种人？唉呀，一下子开始担心起这孩子的未来了！我可得好好保护她……

我自己擅自思考着这些，一言不发，只是嗯嗯地嘟囔着。结果雪之下似乎有些焦急，拉着我的袖子淡淡地补上一句。

“啊，不只是迪士尼乐园，附近还有这样的地方……”

我看向雪之下递出的手机，显示着的是某处 spa 设施的网站，因为是之前了解过的地方，所以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啊——这里啊。”

“你知道吗？”

“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没去过。芬兰木桑拿好像挺不错的所以有点兴趣。”（译注：说的应该是千叶县浦安市的舞浜ユーラシア，紧挨着迪士尼乐园，是一家以桑拿为主要卖点的酒店。）

芬兰木……那是桑拿的核心位置。是在芬兰被称作“木之宝石”的稀有木材。这个 spa 设施里虽然芬兰木桑拿最有名，但除此以外还有好几个源泉流淌的露天浴场，是个桑拿圣地。

“糟了，好想去这里……”

我保持着前倾的姿势看着手机，身旁的雪之下得意地微笑着。

“对吧？和岩盤浴配套的桑拿好像是可以男女一起的，所以我想回去的时候顺便去一次。”

“哦——这种啊。喂喂，看着美丽的风景放松下来特别好？好像还有芬兰桑拿简直完美啊等等等等？什么？为啥？”

我沉迷于桑拿的信息所以漏听了，这孩子好像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没说啊。我不由得再次看向雪之下。

四目相对之后，雪之下的面颊染上红色，一下子撇开目光。朝向另一边，用手扇着脸颊，小声说。

“比企谷君也喜欢桑拿，难得去一次，所以我觉得……能一起进去的地方比较好……”

然后她窥视着我的反应，似乎是害羞一样地笑了。随后歪起头，无言地询问我“怎么样？”

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抱住了头。这人，真是……不带这样的吧……我之前没说过你对我这样做的话我的理性会死掉吗？没说啊。那就没办法了。为了以后再听到这种话也没问题，回去之后给理性写好遗书，提前处理好身后事吧……对不起啊，我的理性。没关系！没关系的。太好了，多亏和自己的理性进行了冷静的对话，我已经冷静下来了。

“……啊——那个啊，您对我如此顾虑，我感到受宠若惊……”

唉呀，我一点也没冷静下来！变得卑躬屈膝的了！我正焦急着的时候，那边雪之下倒是也完全不冷静，也在用辞令回复我。

“啊，没有，我这边才是感到惶恐……”

随后看向彼此，露出了苦笑。

“那，下次就去吧。作为休息……”

用了作为准考生而言可以当作免罪符的魔法词汇。

“连休的时候人应该很多所以隔一周再去吧，我基本上一辈子都是空着的所以可以配合你的时间。”

“是啊，那，就这天……”

雪之下说着，在日程本上画上圈。我也在手机的日历上记好日程。

但是，因为说了是休息，所以是要以在那之前集中于学习作为前提的，我克制住期待的情绪，打开参考书。

“总之先学习吧……”

不这么说的话，感觉就要一直对话下去了。我握住笔，雪之下也点点头，拿起自动铅笔。

笔滑动的节奏与播放在店内的背景音乐相重叠，时间静静地流淌着。

不过这也是短暂的一瞬。

雪之下突然停下笔，向日程本伸出手，随后打开这个月那一页，用粉色的记号笔标记了预计出门的那天，她不经意地哼着歌，开始用记号笔写着什么。我偷偷看过去，好像是在思考出发时间、想做的事情、当天的计划之类的。

嘛，制定计划就交给她……

我也要面对我自己的难题。

当下的问题就是这个。

“在后面的空栏写入对她所怀有的感情，请思考最合适的表述，用自己的语言在两字以上五字以内描写出来。”

答题栏：□□□□□。

对答案等到以后再做，现在就写上满是错误的正确回答吧。